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達七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人間世第二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聾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

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邃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郭象註有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謂去異端而任獨遺耳目忘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未使心齊故有其身既得心齊之使則無其身放心於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使物自若無門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體至一之宅會必然之符理盡於斯矣夫欲不行則易行不踐地不可得也無為則易為不傷性不可得也視聽所得者粗故易欺自然之報細故難為也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各當其分而欲違天為偽不亦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生吉祥之所集也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以應坐之日而馳騫不息外敵未至而內已

困矣豈能化物哉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故世之所謂知見豈欲知而知欲見而見哉世人因欲為知以知為見以見心神馳於內耳目喪於外故處身不適與物不冥矣

呂註仲尼謂顏回凡事有為而為之未有易而無難者心齊者無思無為而復于無心也非一志不足以告此無聽以耳而以心則聽無聞矣無聽以心而以氣則心無知矣聽無聞而止於耳心無知而止於符虛以待物唯氣而已唯道集虛此所以復手無心也人之於其心未有得其所為使者所以不能無我故回之未得使實自有其身得使之也則能無我矣無感其名志其虛也入遊其樊則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入則鳴不入則止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也方其止也無門可由而羣動不能踰無毒可施而眾邪不能病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而動以此涉人間世亦幾矣夫子又告以絕迹易無行地難欲無行地則莫若絕迹欲免物累則莫若忘身忘身不真不免於偽而已人則有知而有所不知故為人使易以偽天則無知而無所不知故為天使難以偽存吾心之所以事天為天使者也其可容偽邪人之有知者以知為翼拔其翼則止而不飛矣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則吉事有祥止於所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此吉凶悔吝之所以生乎動也夫止止者耳如目目如耳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耳目內通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此萬物之化古聖之所行終者也疑獨註齋貴虛心若心猶存有則其為齋也難矣以齋為易而忽之者皞天不宜聽之以耳正聽也聽之以心反聽也聽之以氣無聽也正聽以耳將以窮理反聽以神將以盡性無聽以虛將以至命也聽止於耳不若於心有分別符則分而有合意至於氣則無所復聽虛以待物而已道由

此而集心齋之妙用也列子云體合於心合於氣氣合於神與此義同顏子既悟乃曰回未得仲尼使之心齋實自有回既得使心齋之後未始有回則無我矣夫子又語以汝雖已至虛若入於有為之地當不動心於名可也心如管籥虛以待氣氣入則鳴不入則止何嘗容心於其間哉任萬物之出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治無毒者也抱一自居不得已而後起以應物寓其理於物而不自有則盡矣盡性命之理而有為者其為莫非天也為人使易以何為天使則為偽也難矣翼飛知知以喻顏子必有至虛之宅方能化物瞻彼前境了然空虛以喻心也生白則道集之謂性舍神定則吉祥來止不能止者形坐而神馳矣夫能定者耳目非必在外心志非必在內故雖有思有為而無涉世之患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手

仲尼所以告顏回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回之未得使猶以大患有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則無其身矣故能入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攝有為以歸無為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推無為以寄有為也天不行地則易行不踐地則難無為則易涉世不犯難則難為人之所為人使也故易以偽為天之所為天使也故難以偽為非翼無以飛人非知無以知室非虛無以生白吉祥何由而止止哉夫苟不止則雖拱默山林亦坐馳也夫耳目內通則無聞無見外於心知則無思無知如此則虛極靜篤鬼神來舍況於人手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古聖

之所服行終身者也

碧虛註祭祀之齋涉迹心齋則悟本也無聽以耳而以心遺照觀妙也無聽以心而以氣潭一太漢也初學到此散漫而難攝然有妙門焉在乎聽止於耳神專所司則內景不逸外塵不入心止於符祥光凝合則靈府湛然心君寂爾是故沖氣洞虛本無所待然無待之中靈物自集所謂交梨火棗不生於荆棘之地此理惟修習者知之得使者心齋之密用實自回也未能虛心未始有回虛亦忘矣若能入乎法令之所於物不動不矜者庶幾免患矣入謂聽納鳴謂無機巧之言聽之則言不聽則止言辭廣大曰無門理趣淡泊曰無毒心無二者一宅寓於不得已寄功羣林也止步絕迹則易行不踐地則難喻人使易誑自任難欺有翼斯可以衝天有道斯可以應變也室虛則陽明生心定則天光發身坐閑堂內懷好惡是猶馬伏槽檉馳意千里矣夫不逆六鑿於外則反收靈光於內人

間事物無緣染汙也

趙註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寂然不動也氣虛以待物感而遂通也唯道集虛虛則眾理之所會此之謂心齋顏子豁然而悟曰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歎其盡善又告之曰汝能入其國中而不為名所動合則言不合則止無門者我無隙之可乘無毒者彼不我以我為害一處之以不得已則庶幾焉絕迹易無行地難亦寓於不得已之意為人使則有心故易以偽為天使則任理故難以偽以無翼飛無知知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闕者虛空之性虛室生白泰宇發光也吉祥止止禍亦不至禍亦不來也若有微福之心是謂坐馳矣夫徇耳目內通其中明也外於心知其中虛也如是則將與鬼神為徒人其有不信者乎

氣則無物矣聽止於耳則不入於心心止於符則與物相合便是物我對立虛者道之所在唯道集虛只此虛字便是心齋也顏子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忘我則虛矣夫子又告以人世如樊籠汝能入遊其中而不為名所感動入則鳴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也無方所則無門無臭味則無毒此皆無心無迹之喻以混一為吾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則於人間世之道盡矣絕迹不行則易行地無迹則難為人怨所役則易至於欺偽唯冥心而聽造物所使則無所容偽矣無翼而飛便是不行而至所謂神也以喻下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唯知其所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斯造道之妙視彼室中空處必有光入以彼闕者喻我虛中生明即此虛明之地便是吉祥所止下止字是虛處止則虛虛則明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坐而神馳矣夫耳目所聞見皆內通於心我

無容心則耳目雖通於內若無所聞見也
心虛則鬼神來舍豈有人而不能感化乎
夫涉人間世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首
以孔顏問答歷述暴君厲行而酌其往
化之方顏子以虛一進其本議亦正矣
然出於端勉未能無心則彼由中之機
安保其不妄發顏子又思三術自全仲
尼猶以為太多政法而不謀胡可以及
化以心未能忘故也顏子至此無以進
由是知夫子化人直造懸崖撒手心路
斷絕之地始可進向上一步使齋肅形
神而後告之自明而誠之謂也謀字以
間謀釋之不通庸齋訓安為近接聽止
於耳心止於符及氣也者重舉以釋上
文解者或分析立說義不貫通今撫其
大意以求印正云聽之以耳止於聞道
而未能盡行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
能盡忘至於聽之以氣則無所不聞無
所不契徃復周浹混合太虛太虛何處
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不能逃也耳

之所冥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則靜極
無為虛以待物孟子所謂浩然充塞者
也觀夫往焉不滿酌焉不竭與人而愈
有常應而常靜者則亦何待不待之有
哉通天下一氣人物太虛之所同攝也
唯虛與氣非即非離互顯體用是以無
往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
以化天下之剛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
待善應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虛而
已故能靜鎮百為明燭萬有如鏡開匣
如衡在懸天下之重輕妍醜莫逃而無
恩怨予奪之累以是而處人間世特遊
戲耳顏子豁然而悟曰未得心齋之用
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回則
變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常謂其終日不
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顏子將
之術而夫子告以此者蓋平日心傳內
學皆性命之精微真以治身者也今將
出而有為翊扶治道故詳及於君臣交
際世故剛昨之間使之形氣交和中虛

外順上以造心齋之妙用下以顯及化
之真機聖人所以與天為徒而不涉人
間世之患者以此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
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
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
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
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者成則必有陰陽之
患者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愛無欲清之人今吾朝
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
情而既有陰陽之患者事若不成必有人道
之患者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
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
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
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

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爲歡者以成爲歡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使事成而人患去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成敗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唯有德者能之。今慶夫對火而不思涼明所饌之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也。事未成則恐其不成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刑網罹於外也。仲尼告以命義大戒自然結固不可解者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則無哀樂何易施之有故冥然以所遇爲命而不施心於其間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

況君親乎事有必至理固常通當任所遇直前耳若信道不篤悅惡存懷謀生慮死未見其成事也夫喜怒之言常過其實傳之者宜兩不失中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者獲罪故不傳臨時之過言必傳其常情而要其誠致斯近於全也。呂註外物不可必而事無小大以成爲歡是必之也若成若不成而有人道陰陽之患是多兵也唯有德者則能無我無我則無必無必則無患矣今使未行而其憂至於內熱則未至乎事之情而有陰陽之患不能忘身之甚也故仲尼告以愛親命也。事君義也不可解於心事親不擇地之美險事君不擇事之艱易而一皆安之所以爲忠孝之盛則事其心者哀樂之來豈易施乎前哉哀樂易施乎前是有所擇而不能安能事其心則以之事親事君未有不安者誠能無所擇而安則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乎。疑獨註凡欲立事者莫不樂成而憂敗故

若成若不成舉不免乎患能逃斯患其唯有德者乎子高自陳吾食粗而不精故其費也用火不久而不思涼今朝受命而夕飲冰內熱可知矣未至於行事之情而陰陽人道之患皆不可免爲人臣者不足當之宜有以語我仲尼告以臣子大戒命在天而義在人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適而非君也心者人之真君能求之於己而事之則亦不知有君親任其自然而忘哀樂之變事有不可奈何者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哉。仲尼又告以爲使傳言之道凡與人交近則可以責其實故相靡以信遠則不可失其傳故忠之以言然兩家喜怒之言傳之最難而溢美溢惡則類乎妄信之也莫則傳言者殃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庶乎全矣。

碧虛註憂無欲清明所饌淡泊內熱飲冰蓋憂煩所致欲免陰陽人道之患所以請教於仲尼仲尼告以父子天合曰命君臣

道合曰義且造化之下皆係君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曰大成故不擇事地而安之擇之則非忠孝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手前唯信道任命而已矣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舜之陶漁禹之治水唯盡節忘身安乎命義可也相靡以信忠之

以言皆迹也觀迹可以知其本傳言猶履迹貴乎適中過與不及皆差矣差則傳言者殃蓋失常則虧也

趙註圖事不成則屈辱隨之人道之患也

圖事若成喜懼交集陰陽之患也吾所食粗糲憂無欲清可謂節約矣初無內熱之病而胃中已如焚是不持事之成不成而二患集於吾身夫子何以教我達告以命義大戒以事親喻事君既委質為臣皇極其身哉又教以為使之道主乎忠信喜怒之際謹於傳言庶乎全矣

庸齋云為國謀事不成必有刑責為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成事憂思致疾為陰陽之患今我自受命以來食不知味胃中焦

勞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又有刑責是兩受患夫子何以教我仲尼告以二大戒戒猶法也命得於天事親與生俱俱生故不可解於心義則人所當為事君第一件事事親盡孝則東西南北唯命之從豈擇地而安心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變易蓋事有難易既出君命則是所當為天命一同無可奈何安之而已為人臣子不幸而遇其難但行其事之實豈復顧其身哉

子高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質諸夫子且自述其奉命懷憂冰炭交戰之意觀有以發樂之夫子告以命義二戒忠孝大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君無逃於天地事心哀樂無所施人世立身之要亦槩見乎此然心為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道則於君親可知矣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平居暇日可知矣信道篤而自知明何死生之悅惡哉此所以訓天下之為人臣子者於其所難安而

安之忠孝之至立身之盡也繼又陳奉使傳言之難而諷以幾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顏子者一等矣唯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之論而造坐忘之極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之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材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